

年四十六
選說小篇短

洪醒夫編

保真
微知
蔣家語
蔣小云
顧肇森

有版權・勿翻印

六十四年短篇小說選

美金
1.5 元

作者 洪 醒 夫

發行人 洪 簡 靜 惠

出版者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書評書目出版社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九十六號(二樓)

郵政帳號：一九二七四

電話：五八一六二八三

發行所 書評書目出版社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九十六號(二樓)

電話：五八一六二八三

印刷者 協 林 印 書 館

台北市貴陽街二段二三二巷四號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十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七月二十日三版



本書如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封面設計：王菊楚

六十四年短篇小說選

目 錄

洪醒夫：前言	三
荻 宜：米粉嫂	一一
保 真：班代表	三三
微 知：「天聲木偶戲班」的傳奇	六九
蔣家語：約會	八九
蔣小云：隨緣	一〇七
顧肇森：流逝	一二五

前言

洪醒夫

「年度小說選」的編選工作自民國五十七年開始。今年是第八年。每年出版一冊，前後八冊，共收五十二家七十五篇作品。

這部選集的產生，是爲了把好的作品保留下來，讓有興趣的讀者再四瀏覽，批評家更可就各年度的作品加以評論分析；否則時間一過，要找這些作品就難了。林柏燕在六十二年度的選集裏，甚至還想到十年二十年後的事，說是如果有人想回顧某一階段的短篇小說，「至少我們還兢兢業業地保存了一段經過品賞、評析，研索後的成長過程」。

近年來，我國短篇小說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人說是「沒落」了，有人說是掀起高潮前的沉靜階段，不管怎麼樣，短篇小說逐漸不被重視則是事實。擺在書店裏的短篇小說集銷路總是不好，

證明讀者不喜歡；報刊雜誌上刊載的短篇小說作品越來越少，證明編者不鼓勵；許多短篇小說的作者不是改行就是寫些別的，證明作者不重視。目前雖然仍不斷的有短篇小說供應，但無論就數量上或質量上做個概略性的比較，委實大不如前，再沒有以前的輝煌景象了。五十四、五年左右，人間副刊每逢星期假日就有一篇大約八九千字的短篇小說，其他從週一到週六，大都也是短篇小說的天下。其餘各報所用短篇小說的數量也相當驚人，新生報、大華晚報更有所謂的「星期小說」。加上「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純文學」、「幼獅文藝」、「青溪」、「臺灣文藝」等文學刊物的鼓勵，的確產生不少優秀的作家及作品。如今一切在變，小說的景況自不可同日而語。讀者的口味在變，編輯的方針跟着在變，短篇小說雖不能以「棄婦」視之，恐怕也是色衰愛弛了。

在這時候，站出來編什麼年度小說選的，的確需要勇氣。從商業角度看，是賠錢生意；站在愛小說者的立場來說，知其不可為而為，精神可嘉。近年來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所發表的短篇小說，數量雖較以前少，却仍然十分驚人，做為一個年度小說選的主選人，必須像隻訓練有素的狗兒，誠惶誠恐的，認真真的，一天到晚在許多垃圾堆裏找寶石，一刻都不能放鬆，深怕漏了哪顆光彩奪目的，在做事的態度與選集的本身造成缺失。問題是：那麼多短篇裏，好的找不到，却叫那些壞的把你的胃弄反了，而你絕不可打退堂鼓，越是反胃，越要弄得更好。

粗枝大葉的說，編書者的辛勞與乏味大抵如此，而其中雜亂而煩人的細節似乎也不難想像。

下面我想抄幾段書，略加剪裁，附在這裏，使「年度小說選」的輪廓更加明顯一些：

1、負責這個選集的，是「年度小說選編委會」，委員最初有五位：隱地、思兼、鄭明嫻、大山、鄭傑光。六十一年林柏燕加入。六十三年請覃雲生與鄭傑光合編。六十四年起，由書評書目出版社付主選人編輯費。

2、編選的情形是這樣的：每年推出主選一人；主選者按月從各報副刊與種種文藝雜誌中選出候選作品，與大家交換意見；主選者可以盡量和其他編委討論，但負責最後的取捨。每到舊年底新年初決定入選作品，函請作者同意。作者同意之後，立即奉上薄酬（五十七、五十八兩年僅送了幾冊書），並且將校樣寄送原作者自己校對；如果作者願意，他儘可以將原作再加潤飾。

除此之外，主選者另一重要工作是：撰寫選集中每篇作品後的「附註」。「附註」的內容包括了簡略的作者和作品介紹，以及編者對此篇作品的探討。前者提供了原作者的有關資料；後者却說明了為何被選入的理由。（書友三十三——三十四頁）

3、從五十七年開始，年度小說選經過了許多波折。最初由仙人掌出版社印行……仙人掌倒閉後，「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改由大江出版社印行……出版一年，由於資金短缺，表示無意續出，不得已，自「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起，我（隱地）找了幾位朋友，合資出版，並象徵性的付給作者微薄的稿酬，只是仍借用「大江」的名義。六十二年年底，

百物飛漲，紙張排工及印刷價格一漲再漲，靠我們幾個朋友，年度小說選還是無法一年按時出版，加上發行網始終不健全，書是印了出來，却堆在家裏，常常爲了搬書，埋怨不已。（隱地：期待另一個豐收季）

4、書評書目出版社是這套書的第三個家。

5、隨着年度小說選銷路的改善，書評書目出版社願意逐年提高編輯費和稿費。最後，我們希望社會人士拿出實際行動來鼓勵創作風氣，譬如設置創作獎或新人獎，短篇小說另一個豐收季必會到臨，如果有人肯拿壹萬圓或拾萬圓給年度小說選中的任何一篇小說做爲獎金，我們樂意轉交，並把這件事記錄下來，使它成爲小說史上的一項美談。（隱地：期待另一個豐收季）

最後面的這個構想，像做夢一樣。不但沒有人出來鼓勵，而且年度小說選編到我這裏，選不到較多的好作品，一度我們還決定，把它停編算了，但總是不甘心，沒有把一件事做出成績來，就打「退堂鼓」，似乎太令人喪氣啦！

2

有人說，年度小說選就是五十七、五十八年兩本最好，水準最齊。這個說法大致不差，要是拿來一本一本評分，冠亞軍大概就是這兩本。因爲那個年代的短篇小說好，選集自然會好些。要

是早有人從民國四十八、九年就開始編起，那麼，這十四、五年的選集裏，五十七、五十八年的，恐怕又要往後擺了。

「年度小說選」有個限度，就是只能選這一年裏最好的幾篇。要是這一年裏的作品都退了一個等次，那麼，選集自然好不起來。編者的責任是「抓最好的」，他沒有能力衝破那個限度。把好的漏了，是編者失職；作品沒想像中那麼好，就是作者的事了。

六十四年我國的短篇小說界是處在一個「低盪」的局面，在漫長的三百六十五天裏，竟然選不出十幾篇好的短篇小說來。「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出版之後，有讀者反應，認為篇數太少了，不過癮。在我初接編務之時，預計選個十四、五篇，可是這一年都過完了，就是選不出來，（如果把水準降低，印個三、五本大致也不成問題）最後把手邊二三十篇候選作品再三研讀，分析比較，決定維持一定的水準，只取六篇。

這六篇小說的作者在小說界都是「陌生」的；可是在今年却都同時有不同凡響的表現，他們的作品壓倒了這一年裏所有的短篇小說創作，實在不可思議。一者：以往那些短篇高手怎麼一下子全不見了？二者，同時有這麼多「新人」出現，這些新人都是從哪裏蹦出來的？

不管人從哪裏來，他們的作品好，我就樂於向你推荐。在短篇小說逐漸沉寂的今天，又見新人，該是很痛快的事情吧！

3

在所有文學藝術的表現方式當中，短篇小說無疑是一個優秀又佔便宜的形式。它雖無法表達長篇小說繁複的內容與龐大的氣勢，沒有詩的渾然天成超乎物外的哲思與意境，沒有散文的直接，沒有戲劇的乾脆與實在感，却有其精省靈巧的一面，不是長篇小說，却有長篇小說利用故事情節吸引讀者的優點，不是詩，却可一部分或全部容納詩的意境，不是散文，却比散文更曲折引人，不是戲劇，却可兼具戲劇的成分。在所有的表現方式中，它不是最好的一個，却是最佔便宜的一個。（誰都不是最好的一個，那要看題材，才能決定什麼是最好的。）尤其處在今日這種分秒必爭的社會裏，人們逐漸的沒有時間沒有耐力去閱讀長篇鉅著了，除去電影電視的影響，短篇小說應該佔盡便宜的。

電視電影已經過量的滿足了人們對於故事的慾求心理，所以讀者對小說就顯得冷淡，散文反而吃香起來。不過好的小說並不等於故事，這一點終究會被發現的。當電視台把劇情千篇一律的連續劇像冷飯樣的炒了又炒時，觀眾就會厭倦，像我們厭棄收音機的節目那樣，會有一種更新奇的東西來替代他。比電視更新奇的東西未被發明之前，人們會把注意力重新放在書本上。我們有電視的年齡還淺，但部份人們已經開始厭倦了，出版業會如此蓬勃發展，恐怕這是原因之一。如此推論下來，以短篇小說本身優秀且佔便宜的條件來說，它的前途還是樂觀的。這兩年內，黃春

明的三本書，鹿橋的「人子」，張系國的作品，于墨的「靠在冷牆上」，銷路都不錯，也不暗示着短篇小說美好的前途嗎？

4

我們還是回到短篇小說的「沒落」與「低潮」上去。造成這個局面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作者與編者却首當其衝，應負最大責任。作者爲了生活或其他緣故，棄短篇小說而去，原也無可厚非，但爲了生活而降低作品的格調，就是一種悲哀了。

許多人仍在寫小說，短篇小說的數量雖較以前爲少，但每年數百萬近千萬言，還是很驚人，可惜這數百萬近千萬裏，大都已不是我們所謂的短篇小說了，它完全向讀者屈服，把讀者擺在第一位，提供他們低俗的消遣，有時候連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些什麼，也就難怪短篇小說如此一蹶不振了。

事情的是是非非有時候很難說得清楚，看你從哪一個角度去看。作者說：編輯大老爺不登短篇小說，你說我怎麼辦？編者說：作者寫不出好作品來，我拿什麼去登？——都理直氣壯。如果是實話實說，那就容易分辨是非，如果那是一個藉口，讀者就被愚弄了。編者與作者幾乎都有許多「不得已」的苦衷。可是真正的「不得已」實在是不得已，做爲藉口的「不得已」總有辦法改善。我相信，作者的操持與奮勉不懈，是戰勝一切的根源。只要作者堅守據點，努力創作，自可

贏得編者的鼓勵與讀者的支持。

讓我們期待這一天的來臨。

荻宜：米粉嫂

「喂，來一碗米粉！」

米粉嫂的手一直沒有歇過，她把杓子伸進米粉鍋裏，杓了九分滿，順手加了一小綹芹菜，把米粉送到客人眼前。

「喂，一碗麵，再切三塊錢肥腸。」

循聲望去，那邊座位上添了個胖不隆咚的太太，一屁股坐下，佔了大半條板凳，舊板凳「咯啦」一聲，胖太太看了板凳一眼，嘴裏嘟囔着：「哎啊！可不要把我摔倒咯！」

儘管這麼囔着，還是四平八穩的坐好，伸手到簍筒挑了一雙筷子，用高八度的嗓子催促着：

「喂，一碗麵，三塊錢肥腸！」

「下了！下了！」米粉嫂應着。

「先把肥腸切過來，三塊錢！」

「妳好久沒有來了把？」

「是啊！今天聞到妳這兒的香味，突然想來嘗嘗，肥腸脆不脆？」

「脆！三塊錢不好切，現在一小盤五塊！」

「又漲啦！五塊就五塊！麵一碗多少？」

「八塊！」

「嘖嘖嘖！現在東西不得了，樣樣漲！」

把肥腸送過去，胖太太抓起小調匙，杓了醬油、辣椒澆在肥腸上，津津有味吃了起來，半

晌朝米粉嫂叫：「喂，老板娘！」

米粉嫂在忙，沒聽到，她提高嗓門，用半生不熟的閩南話叫：「米粉嫂！米粉嫂！」

米粉嫂抬頭看她。

「麵裏多給我攪點肉燥！」

米粉嫂也不搭腔，也不拒絕，迅速把麵撈到大碗裏，杓了一大匙肉燥，盛點油湯，胖太太一看，眯着眼睛，滿意的把麵條往嘴裏送。

「喂，一盤豬頭皮！」

「再來碗米粉！」

「米粉嫂！米粉嫂，兩個滷蛋！」

兩張桌子全坐滿了，這是社區市場的一個小角落，進出買菜的客人不及普通市場的十分之一。米粉嫂的攤位是這兒惟一的點心攤子，缺少了競爭的對象，再加上味道爽口，因此生意好極。熟悉的客人忍不住要問：「這個攤子一上午能賣多少？」

米粉嫂只是笑笑。

「一千塊，有吧？」

她仍然微笑着，不承認，也不否認。客人要問緊了，米粉嫂就神秘兮兮地：「妳猜多少就多少！」

那天福民看她清點鈔票，突然謎起眼睛說：「妳賣米粉比我開車的收入還要好！」

「我不比你輕鬆！」回了他一句，下意識地摸摸長了粗繭的手，有多少日子了？大清早就忙着洗肥腸，生爐子，滷一大鍋滷菜，再趕到市場去，招呼客人，下麵、杓米粉、切滷菜，收拾碗筷……連喘一口氣都是莫大的享受，一個早上下來，一頭一臉的油漬，遇到下雨就更狼狽不堪了。

認識福民是在一個大雨滂沱的下午，攤子上還有兩三名食客，雨突然淅瀝瀝的下起來，攤子上沒有張帆布，客人狼狽的走了。米粉嫂手忙腳亂的收拾着，一輛計程車疾駛而過，米粉嫂又急促，又高亢的叫道：「喂，計程車！」

車子停在距離攤子不遠的地方，司機探出頭來，看了米粉嫂一眼，把車子倒回攤子邊。

「你把後座打開好不好？」米粉嫂忙着把椅子、碗筷全堆到攤子上：「我要放點東西！」該帶回去的全都放在袋子裏，鼓鼓的一大包，司機冒雨出來，打開後座，一點也不嫌油膩的接過袋子放在後座。

米粉嫂鑽進計程車。

「是短程的哦！」

「短程也是客人！」臉上帶着微笑，熟練的操着方向盤：「住在那裏？」

「一直往前走！」

「妳的米粉味道不錯！」

「你吃過？」

「嗯，妳在忙，沒注意到，肥腸也不錯，我一口氣切了二十塊！」

米粉嫂仔細凝視他的背影，沒有一點印象。

「我好像沒見過你？」

「我只去了一次，妳好忙，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過來招呼我的！」

「難怪我沒見過你！那小女孩是我女兒，星期假日不上課，幫我的忙！」

「好命哪！女兒都這麼大了，真看不出！」

眼皮有些倦澀，她閉目養神。

「妳真勤勞，先生在那兒上班？」

心裏一陣絞痛，這人真囉嗦，別過臉去，故意裝作沒聽見。

「這年頭夫妻倆兒都賺錢，可以過得很好，先生在那兒上班，嗯？」

本待裝聾作啞，却發現他從小鏡中注視她，牙關一咬，說：「死了！」

司機楞了楞，半晌沒說話。

家已經在望了，忙吩咐停車，雨仍然很大，司機幫她把後座的東西提到騎樓下。臨走，悲憫地看了她一眼。

第二天跟往常一樣的操作，一樣的忙碌。快收攤的時候司機來了。米粉早賣光了，他要了一大碗切阿麵；肥腸也沒了，她把剩下的豬頭皮切成一盤，他一邊埋怨自己來晚了，一邊津津有味地嚼着豬頭肉。

「自己滷的？」

她點點頭。

「滷得不壞，怪不得天天客滿！」

她笑一笑，轉身忙着。他吃得很快，一會兒工夫，盤裏的肉，碗中的麵

「還有麵嗎？」

「沒有了。」